



周天
Fictional • Universe
镜弓劫

碎石
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

周天
Fictional • Universe
镜弓劫

碎石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周天·镜弓劫 / 碎石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
2013. 7

ISBN 978 - 7 - 5104 - 3844 - 8

I. ①周… II. ①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52399 号

周天·镜弓劫

作 者: 碎 石

责任编辑: 张 海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http: //www. nwp. cn

http: //www. newworld-press. com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: 220 千字 印 张: 8.5

版 次: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104 - 3844 - 8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我们的梦想

(代序)

也许，一部小说是这样写成的。

盛夏，树木葱郁的校园。一辆飞鸽牌自行车，两个还只能站着骑车的男孩。

一个人骑车，另一个人悠闲地坐在车架上，叽叽咕咕。

让我们来凑近听：一脸老成的那个小孩，正在大讲藏在金字塔里的外星人进攻月球的故事。故事很符合一个九岁大的小孩的梦想，骑车的小孩听得连连点头称是。

转过几栋幽静的教学楼，车停了。换人。

现在，车架上开始讲武侠正义，刀来剑往，煞是热闹。当然了，仍然符合一个九岁大的小孩的梦想。

很多年以后，碎石写武侠小说，拳来掌往，美女如云，甚是

壮观。

拉拉写科幻小说，宇宙飞船穿越浩瀚银河，前往未知的星海。

坐在碎石开的老爷车上，穿越宁静的校园。校园如故，人如故，唯一变化的，大概是英雄人物不再战无不胜，月球也不再是乘公共汽车可以到达的地方了吧。

转过几栋幽静的教学楼，车停了。换人。

碎石坐上驾驶位，一面系安全带，一面郑重其事地说：

“拉拉，我想好了一个故事。大约就叫做《周天》吧！”

“讲来——”

目 录

- 序 章 / 1
- 第一章 大幕徐徐拉开 / 5
- 第二章 昆仑山巅及巴国 / 27
- 第三章 劫与菱号星槎 / 67
- 第四章 混沌 / 109
- 第五章 夺魂只为红颜 / 171
- 第六章 巴国 缙山 冰湖 / 209
- 尾 声 / 260
- 后 记 / 262

序章





挖掘伊始，四方云聚，有神自云中叹息。

但是没有人留意。没有时间抬头仰望苍穹了。

踩在用五牲祭祀的血池里，他们目光炯炯。所有的眼睛都盯着脚下的泥土，仿佛看得穿深重的大地，看得透幽冥的黄泉，一直往下，看破狂暴的混沌深渊，一直一直往下……直到那让神也暗自敬畏的力量。

传说中的力量……

混沌的力量……

他们渴望的力量。

挖掘的工作是如此保密，参与挖掘的人都没有名字，他们只有属于自己的行数与标号。掌管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禁制的人法力之强，恐怕就连妖族的五老院或周国的天监所里，这样的高手都屈指可数。但他们甘愿舍弃姓名，与另外三百四十五人一道黑袍裹身，面色从容。

三百五十人替自己取了统一的名：“纯”。

——传说中存在着连天也无法干预的事，便被称作“纯粹”。

他们要做的，就是纯粹的事。

三百五十名“纯”按五行分作五组，艰辛工作，不分昼夜。“金”以纯刚之力荡平大地，配合“土”破开泥土，砸开顽石，深入地底。“木”搭建起连接地面与坑底的通道。“火”以纯阳之气烧灼泥中残破的魂灵，抵御侵蚀。“水”则在海岛四周设局布阵，展开禁制，不让一丝逆天之气散发出去……

向下挖掘的过程持续多年，灾难不断降临。不知名的神兽多次横空出世，发动袭击，它们中的一些甚至可以穿越“纯”们设置的禁制，深入符文阵中。它们破坏用于工程的法器，咬杀人畜，甚至引来天火，向下烧毁坑道。

谁都知道，这是天罚。不过谁也没有停下脚步。一天接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他们离那个目标越来越近……

大地与海洋也曾经同样毫不留情地伸出毁灭之手，十次地动，三次海潮，破坏程度史无前例。第三次海潮掀起的巨浪高达十余丈，绵延数千里奔袭而来。在狂风与闪电的助威声中，整个岛被犁田似的翻了一遍又一遍，若非此岛乃盘古的两只犄角之一所化，直接扎根于地府最深处，恐怕早已消失在滔滔洪波之中。除了坑道里的人靠禁制拼死顶住外，外层防御的人以及岛上其他生灵一个也没能活下来。

这次海潮是如此的猛烈，浪头一路推进到中州，吞没岛屿数百，深入陆地三十余里。齐国首当其冲，被淹没村落七十六座，采邑四十个，伤亡惨重。楚国也因江水倒灌而发百年难遇之洪水，数万人跟猿猴一起挂在树上七天七夜。看着脚下咆哮的洪水中无数同胞的高帽子漂来卷去，其境况几乎让人怀念起禹王来。于是楚侯嘶哑着嗓子歌曰：“浩浩白水，王我思兮。”

甚至连星宿都为之变动。一颗惑星飘飘忽忽掠过紫薇，洛邑的周王深为震恐，下令曝巫以祭天，并命使臣携三百童男女，前往蓬莱祭祀。周王并下诏，赐海潮名为“龙吟”，成为史所记载的第一个有名字的海潮。

第一章



大幕徐徐拉开



东海鲜岛噬魂山脊

还没有到日落时分，天已经漆黑一片了。

虽然因为禁制的关系，这个本该晴空万里的小岛上空从来都有一层淡淡的云霞，五十多年来没有一天见到过太阳，但毕竟仍能感受到日升月落。

不过，此刻除了偶尔划破长天的闪电外，真的是一丝光也没有。自早上开始，狂风大作，一条条灰色的云像列阵一般从东拉到西。那些云的间隙，无数云生兽在其间翻腾、变幻，吞食云精，其规模前所未见。午时刚过，原本条状的云已相互连接，将天穹完全遮盖。想来云上方的云生兽仍在继续聚集增长，云变得愈来愈厚，愈来愈黑，仿佛昆仑山当头压了下来，终于将四野八合围得水泄不通，变成了现在这样漆黑的景象。

间或有长长的根须般的闪电在云间流动，像天地间划破的裂口，但因为离岛还远，一点声音也听不到，只是沉默地照亮一座座巨大的云的山峦，又沉默地消失不见。海水已经向后退去了五十丈，谁也不知道它再扑回来时究竟会达到怎样的高度。

这是风暴来临前最沉闷的间隙，愈沉闷，即将到来的风暴就会愈加狂暴。这也是海啸到来前最低潮的时刻，越低潮，反扑的力量就越大。云山里怒火滔天，海涛内杀气腾腾，在他看来，简直是天造地设的机会。

因为，必须将井坑严密保护起来！

这是项艰巨的任务，现在的井坑可远不止二十年前的深度。向下两千两百丈，抵达幽冥黄泉后，整整耗费九年时间，更赔上一百多名“纯”和三万挖掘者的性命，他们才勉强在幽冥黄泉里挖了个完全由五行禁制构造起的小井。再穿越一千五百五十丈深的幽冥黄泉，使用了两千七百人牺，终于使其中一人沉入了混沌深渊，让混沌慢慢侵蚀入他体内，沿着纠缠在一起的人牺联成的灵魂之路向上攀爬，一年才收集得到一瓶……

一旦海啸灌入井坑，后果无法想象。虽然经过五十余年的挖掘，但因一直受到天罚地咒，坑道内的结构仍脆弱不堪。从井坑顶部往下灌水，即便不能到达混沌深渊那样的深度，只要幽冥黄泉中的禁制被稍微扭曲一点，那昼夜不停啃噬着禁制的万鬼就会乘虚而入，整个小岛都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……不，也许更糟……整个凡间说不定都会因此乱到无法收拾，毕竟这是谁也未曾面对过的状况……

他们虽然做着疯狂的事，但毕竟不是疯子，所以长老会已经下了死令，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井坑。九名长老会成员已经加入到禁制之中，以自己的身体供奉法器。

长老会不用管了。

掌管水行的司水正在海边指挥手下构筑符文阵，希望海潮正面扑上岛的时候，第一波水能在瞬间化为冰壁，阻挡其后的海浪。当然，如果这一次的风暴真的如预测的那样，可能达到上次海潮的规模的话，这道防线还远远不够。所以，司土和司木、司金十天前就终止了井坑内的一切活动，将一队队串在一起的挖掘者带上地面，构造第二、第三道堤坝。而自己的顶头上司，司火及同僚们此刻也正焦头烂额地在所有堤坝上施以火行禁制，加固堤坝。



五行司也暂时不用理会。

挖掘者在下地前，都被剥去五感，铁链穿过身体，并由精通精神控制的巫族高手夺去部分魂魄，使之浑浑噩噩，不被地底深处的幽魂所惑。但有的时候也会突然觉醒一部分人，发生叛乱。由于每批一百人的挖掘队在地底会连续待上超过半年的时间，日复一日，相互搀扶摸索着挖掘，彼此间已有极强的精神沟通，所以就算只有一个人觉醒，也不得不将所有人坑杀，避免动乱扩散。十天前第一批挖掘者刚出坑，就发生了五起集体苏醒，虽然经过巫族高手紧急吸魂，上来的挖掘者仍处于极度不安中，每天都有叛乱发生。执行监督警戒任务的察行司的几十人此刻连坑都来不及挖，直接将叛乱者一批批从东面的断崖上丢进海里。

忙得晕头转向的察行司不会在此刻在意自己的。

最高长老“净”……每次想到这个名字时，他都禁不住地颤抖。上个月底，当第一批“混沌”顺利接收后，“净”秘密北上，赶到北冥琨城，与云中族商量交易之事去了。如果他还坐在他那狭小的静修室内，就算其他人全跳了海，他也不敢妄动……

可是，瞧啊，也许真的是上天的安排……

这几乎是他最好也是最后的机会了。

在狂风中摸黑爬了一个多时辰，他终于爬上了最高的山顶。他抬头观察了一阵，借着闪电照亮天际的时候大致推测出云的高度，于是蹲下；他怀中透出隐约的红光，在黑暗中微微明灭。过了一阵子，他释放出一个拳头大的火球，让它悬浮在面前，这很艰难，为了不让已经释放的火球消失、跑掉，或者强烈燃烧，他极力控制着。在火球的光亮完全显现前，他又在上面加了三道土术，直到完全掩盖住光为

止。只有云层里的云精才能将土术慢慢侵蚀掉，所以在突出云层前，没有人能见到火球。一切都在他的计算之中。其他修行火行法术的人要是看到了，一定会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如果不是当年族内的长者们排挤，他现在大概已经位居妖族五老院之首了吧……

他恨恨地呸了一口。好吧，从今天起，他二十二年来甘心为“纯”的生活就要结束，他怀里藏的那东西，会帮他得到曾经失去的一切。

那东西……尽管那东西装在神器“具离”内，外面更有十二道禁錘和五道五行禁制层层包裹，他似乎仍感得到彻骨的寒冷。他曾经下去过一次，只是刚刚抵达幽冥黄泉之上的禁制驿台，那寒冷已经让他刻骨铭心。这东西……来自更深、更匪夷所思的混沌深渊……可怕的东西……如果不是为了完成任务，就算这玩意儿可以让他成神成仙，他也不要碰……

他定定心神，松开了手，火球迅速升上天，须臾不见。他又站了一会儿，直到一道闪电让他看清楚球仍稳稳地向西飞去，才放下心来。

信号已经发出，现在是逃命的时候了。他脱下外衣，解下一直系在脖子上的铜锁。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他亡父的遗物，却从不知道，二十几年来，每年的除夕，他都会偷偷刺破自己的手腕，让血浸润铜锁。

这个铜锁里，锁着巫族预备长老、八隅城君、以灭商建周而名震天下的巫昊送给他的东西——一只神兽沉睡的魂魄。这是个天大的秘密。

他能逃出岛的唯一希望。



他屏住呼吸，极轻极缓地用血在铜锁上画着解禁符文——没有几个人可以控制神兽，这是在拿性命赌博。一旦失败，自身将被神兽吞噬，别说骨头，连灵魂都不会吐出来。虽然巫昊保证它是一只绝对忠心的神兽，可谁知道沉睡了二十几年，它变成什么样子了？

铜锁上忽地燃起了一团蓝色的火焰，只有豆子般大小，但任凭风怎么猛烈也吹不灭它。火沿着他画的符文纹路一路烧过去，不时有红色的图案在火中显现，随即逐渐消融。火在依次破解禁锢符文。

他赶紧退开两步，裸露的双臂上，一道道“源纹”^① 隐隐闪现。他在自己周围连续列出三道屏障，一旦神兽失控，他至少得顶住第一波攻击。

就在这时，眼前一闪，一声霹雳就在他头顶炸响，轰然的雷鸣震得他五腹内都在颤动。他吐出一口浊气，看着那蓝色的火焰渐渐消失，心道：“来吧……眷顾我吧……”

他这样想的时候，身后不远的地方，空中拉过极细极长的一根亮线。妖族人骤然警觉，然而已经太晚了。

昆仑山巅 观星殿 旋室

旋室在号称天下之城的八隅城身后的山脊上。它本来比登天之所南天门略低一点，在巫族得到蜀国精心制造的规星仪后，耗费数十年，在观星殿顶加修了巨大的观星旋室，从此成为世间最高之处。

观星殿高高凸出于笼罩九州的云海之上，面对的是亘古不变的晴

^①源纹：妖族天生带有的符文形状的胎记。妖族以此施展法术。

天。不是烈日就是星辰，不是星辰就是烈日，在这几乎伸手可及日月的地方观星赏月，第一次是极大的惊喜兴奋，第二次是极大的兴奋惊喜……一百次后，看一眼都会昏昏欲睡。

当值的二等待候观星史巫镜此刻就恶狠狠地打了个哈欠。

虽然观星史很有可能就在下一层的静室里，老是很老了，但耳朵依旧很尖，据说听得见十里外八隅城内的窃窃私语，但巫镜才不管呢。一来观星殿和守天司长老都是历代世袭，不像其他长老会成员通过选拔当选，他再努力刻苦也是白费；二来嘛，他压根就不喜欢观星这种既无聊又无趣的事。

可惜父亲固执地认为巫人做观星史才是最正当的事，凭着他节符史的身份，硬将他塞进观星殿里，每日记录星辰轨迹。想到这里巫镜就一肚子火。滥用私权已是非分，还要赔上儿子的终生！

当然，这地方也不能说完全无事可干。常常有大群云生兽结队从脚下的昆仑绝壁旁飞过，在波涛起伏的云海中穿行，高声嘶叫，去向远方吞食新生的云精。巫镜很喜欢它们时而透明、时而七彩交替的身体。晚上，遥远的西方会有灯火悬于云海之上，那是云中族的浮空城——曜青，偶尔还听得到城里传出的琴声。

有好几次，巫镜观星观得头昏脑涨，怒火中烧，傻傻地希望周天之气变动，将曜青城推过来。脚下的八隅城和曜青城面对面打起来，那可就太有趣了。巫镜为此策划了很久，包括从他老子那里偷来神器，自创云精，引诱大批云生兽逆风而来。可惜除了他被罚静修三个月、云生兽们饱餐一顿外，什么事也没发生。在这个六十年的周期内，周天之气依旧从南向北，将曜青城慢慢向北冥推移，推向那神兽“鯤”的所在。